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

趙恭毅公賸稿存卷之二十二目次

長沙何祖柱附梓

雜文類

貞烈祠碑記

呈詞類

修祠瘞亡錄

爲李公祠田呈府

懇本府詳免米麥呈稿

爲推收事具呈郡侯

又為推收事呈　縣

又為推收事呈　縣

呈題倡紀蔭

為徵糧事具呈　邑侯

民欠漕頂未減呈　縣

為錄遺事呈　府

本府准查隸子蓮例應考等事呈稿

為派大樹呈　府

趙恭毅公賸稿存卷之二十

藝文類

貞烈祠碑記　時爲商丘令

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乎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敘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面事仇棄廢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烈在閨閫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誡不關君父之憂辱欲其毅然捐生慷慨

而無轄稜蕤斐難矣然而尤有異者天地一氣賦形即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刻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廉廉焉豈其血氣之逞將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為世之芳穢而祗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倜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令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圮予修復焉又讀邑志悉同時之以死殉者率張孺人

志也烈魂毅毅顧可餒而乎於是廣其祠基築後庶又
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
婦四十三人烈女四人或褕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
瑟諧好或閨閫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乃予之
下欷歔不能已爰鎸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先一己之
身名而榮千秋之俎俯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
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
以論焉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是衆詛但
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維乎蒸亦培彝倫之氣志取較

垂而縣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介巾幗羞人也然
則彰善癉風又貿邑學之責已

修祠述古錄

異為世政百年求民道愛閭鄉攸同仰瞻思恍懇祈豐飭以靖神守以慰幽靈非稱惟宣化分猷天子重衛民之崇教詩讓爾邦人懷憧悌之風滋惟德教歷久遂以爾彰是以俎豆更歲時而勿替所慮者人移物換茂草弱於故宮所賴諸舉廢興墜仁心出於當道毘陵風雅雄務郡倡歷有名卿當明代萬曆之際湖廣麻城少司寇半公幼從來守是邦政簡刑清績最潁川之四長民安吏習功高京兆之三王通以節帑錢穀之餘而修葺

洛關閩之業搆亭於城外高敞地名以精微講學於三
典文獻中興其俊秀逍李公去而鄉人即亭爲祠立像
以祀焉鄉伯施公覩民又置祠田百畝以資修理歲久
之祠圯則鄉伯周公一栖又徙餘材立祠於城東南永
慶寺左以祠田百畝給寺僧守之歲時焚修春秋致祭
焉今永慶之寺碑可考試進之縣誌足據也嵩明灌用
享既所以見子民不忘其報之意而廟食常存亦所以
勸守土不負其鄉之心乃年歷百而已遽人屢更而非
昔二祭之典褫爲具文百畝之田攙爲私業頹垣敗椽

殺同葭葦以凝烟古道夕陽祗見狐貍之棲樹且也盈庭積齒牛羊踐履而摧殘蕭室遺骸牧豎始遊而歎息先正之祠如此其棄之變謂何生員讀書寺中見所謂李公祠者爾訊諸父老得其本末貫目擊以心傷擬爲工而舉錘擲寺旁之官地築祠中之枯骨一以肅清神宇使生者可展拜而奠蘋蘩一以慰藉幽靈俾死者得歸藏而安土壤但恐無知棍徒借端私附伏乞崇巳往之先祠憫無主之遊魂鈞批給示無得旁擾更望嚴諭寺僧該管祠田速修祠宇無任傾頹至於春秋兩祭必

須委官親祀勿褻胥吏伎漁從此烝嘗永為千秋拜賢
守之名而尸祝不祧一郡藏仁人之賜前以啟後且後
以承前兩賢公之合德輝映來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大君子之芳猷懿行自古觀瞻所係風教攸關為此
上呈

呈詞類

爲李公祠田呈　府

呈爲賢郡功德在人俎豆應香不朽特聲佔祠奪田之罪懇天究正以隆國典以慰人心事竊聞功在生民者禦除潦憩茇之思澤被奕世者尸祝致馨香之薦是以烝嘗有定宇何容沒肆侵欺況乎享祀有儀田豈得竟思攘據常郡東南郭外李公祠者乃明郡侯歷任司空義河李公廟食地也公諱幼滋當嘉隆之際來守我郡勤政愛民崇文講學因於永慶寺南構亭曰精微大闢

十六字之青迨李公去而後人肖像其中祀之名曰李公祠萬曆年間郡伯施公諱觀民於講院前建亭一座扁曰百畝以資修理郡伯周公諱一梧又徙材立祠於永慶寺左方春秋致祭祠故有田百畝因給永慶寺僧人守之以供焚修此府縣舊志併新修武進縣志歷歷足據者也康熙四年間某時爲諸生讀書寺中見祠宇頹壞且堆積棺骸幾將傾壓問所爲李公木主則茫予不知所存也問所爲祠田百畝則無非飽僧之橐也夫坐享百畝之獲而稍加葺又收積遺櫬以爲利任其傾

歷而不積無良至此此亦云極矣某目擊心傷隨具呈刑廳朱公祖武進縣劉父母自顧鳩工瘞亡併請着寺僧以田租葺祠俱蒙給示遵行又具儀設奠迎請李公神位入祠蒙朱公祖鈞委府學官代奠詎此俱康熙四年冬事也今寺僧王爾卓佔祠之局已成奪田之謀遂起不特賢守血食就湮而且國法弁髦堪駭敢爲天臺備陳之所謂佔祠者李公祠原在永慶寺前左方兩廊六間國增二座今寺僧已從舊祠之材另建寺旁當日不無朦朧稟照但從祠另建則應仍照舊式今拆去兩廊

僅存一層三間而以餘財別建僧房於祠後顏曰鴻室堂懸以祖公之扁額又施寄羅際斯名下竄入武進之志嗣查縣志云居民羅際斯所建夫以民房建僧地必無是理明係私侵物料强佔官祠故施寄羅名以滅其跡竄入縣志以防其後耳獨不思舊祠兩廊不容埋沒倘以拆造不足兩層故併兩爲一但椽柱或有朽壞磚瓦不無損碎而百畝歷年所入豈不可添補建造也乃擅撤六層是何太膽豈後來再有修理後將併爲三間爲一間乎現今祠堂一層權奉李公神位但淺露窄狹又

爲僧房出入孔道殊非體製伏乞天臺鈞著寺僧王爾
卓以祠田租稅照舊再建前屠以復舊規在僧無損而
於祠有光矣所謂奪田者祠故有田百畝以資修理因
祠近於寺故周公給寺僧守之府縣舊志併新修縣志
開載甚明寺僧敢於遷祠而不至於毀主無非因百畝
而姑存耳利設其田而不得不繫以祠亦以志書刋載
驟難攘奪耳即李公祠可以責寺僧之辦祭修葺總以
祠田百畝費不及什一故寺僧亦無所諉卸耳何以新
修府志竟將祠故有田百畝改爲寺共有田百畝也査

舊志止載祠田而不記寺田以寺田原可不問耳今改祠爲寺定數百畝無論抹煞祠田而永慶寺田果止共百畝乎豈百畝之外寺僧情願入官乎祠田百畝據寺僧云七十畝在花墅三十畝在紅菱蕩其在花墅者有莊曰李公莊現有莊房佃戶居住果寺田而肯稱曰李公庄乎竊恐國人有口不可誣矣夫建亭一座於湖院前置田百畝以資修理施公碑記全文載在縣志可攷施公乃名太守而謂其奪寺田以入於祠施公何以並享二賢祠乎竊恐施公有靈不可誣矣府縣舊志俱云

別公一樣亟立祠於寺右春秋致祭祠故有田百畝因
給永慶寺僧人守之以供焚修唐太常爾志一字不易
也今寺僧執有萬曆三十年議單云吳寬麓唐凝菴吳
從菴及士民各出銀買田七十畝捨入寺中其講院田
止三十畝萬曆二十一年因祠傾壞兩房將田盡行繳
府至二十九年移祠寺左遂將前田七十畝一併批領
分撥輪管又有吳驥雲批照等語借斯言也則七十畝
爲唐太常諸先生所捨於寺矣然修志者非即此太常
乎太常固前輩賢者何佻於寺僧而忽予忽奪覓以自

捨寺田歸之於祠且列入郡邑志刪削公置寺田布告通國而不忌乎今日寺僧能改府志當時寺僧何以寂無一言也况祠之興廢何與於寺田而紳士所捨寺田又何關於官府乃祠壞則將田盡行繳府祠建則將田一併批領是七十畝與李公祠實爲一體此就寺僧所言且與舊志適合夫同此田也今日雖屬於祠仍給僧守之而僧猶夬不肯當時一繳於府便與僧無涉而僧何以樂從今日共知爲祠田猶且秉修志而欲改入於寺當日既知爲寺田何以因祠廢而遂繳歸於府且繳

田於祠廢之後九年之內諸先生絕無一言則必以田之無關於寺至領田於建祠之後分撥之時吳巽雲先生始爲批照則可見田之總係於祠且唐先生修志在寺僧領田及吳先生批照之後而仍屬於祠吳先生豈不知之即其昆弟子姪豈無一人知之並未與唐爭改迄今已九十年矣即新修縣志時亦未易一字總以祠有田而給於僧非寺有田而歸於祠也此又就寺僧所言亦並可爲舊志明證如是而謂舊志可議應改祠田爲寺竊恐太常有靈亦未可誣矣即日府縣舊志俱出

自太常之筆非以不憚自爲抒同而府縣新志又同一纂修之手何以不惜自相悖舛乎竊恐裁筆紛更又未可自誣矣且既云寺共有田而畝又云給寺僧守之天下豈有既係寺田而又頒給僧者乎天寧禪寺田亦不少何未嘗稽其畝數列之志內而亦云給僧守之也竊恐文理殊舛又未可以誣鉅典矣再細看寺共兩字偏歪窄小與上下字跡不同實係鏟改使果係寺之田則寺僧何不於修訂之初聲明校正而直待刊板之後私行改易巧借修志之奇緣騙截欺罔之硬證竊恐侮玩

已甚又未可以謬圓法矣祠田原給寺僧掌管今必改
祠爲寺者以祠田不可遽爲乾沒而寺田便可任其變
置也然田屬於祠則寺僧原可享其利出歸於寺則李
公不得食其餘以無田之木主委寄於桑門僧且有詞
矣又孰得問其祠之興廢與主之存亡哉如曰寺田與
祠田一也竊恐鹿馬難混又未可以誣後世矣嗟乎李
公固一邑之名刺史也而未列名宦祠者以別有專祠
又有祀田百畝自可不朽耳豈料遷祠不已甚至於吞
田吞田之後必至於滅主反不如名宦祠諸公之無田

者猶得永享二祭也哉某三十年前旣有一番辯論今若隱忍不言是誠何心但寺僧王爾卓冐無法紀不可理論幸値天臺修政肅教百廢具舉徵文考獻一代稱隆伏乞査府舊志及新舊縣志特賜天裁如或係寺則不妨正施公嘗田之謬斥太常修志之訛以田歸寺即當奉主出祠倘果係祠田則懇仍照舊志載入祠內不使前守明禋之地淆於一時筆舉之間庶國乘不至傳疑而遺愛可留非特爽更有懇者李公治績載在前志卓然可紀其祠久列二祭故新舊縣志及舊府志俱大

旹李公祠三年以表之今新志祠廟內刪去李公祠僅
附見於永慶寺下之小註則李公祠竟不得與縉紳新
祠並存其名恐歷久漸湮不惟侵毀者得行其私而二
祭亦無所考據似應增入祠廟內照舊大書以昭耳目
而垂永遠又李公祠已被寺僧拆燬一間日剝月削將
來必至毀滅據寺僧議單內云萬曆二十一年因祠傾
壞將田盡行繳府於二十九年建祠傾出今拆燬更甚
於傾壞何不即照往例將田盡行繳案另撥祭祀或俟
寺僧亟葺一層之後照舊仍再給領此又寺僧之成例

可備萬萬無辭撓阻而一了百了可絶異日之僥設者也併祈裁奪事關千載風教典繫國都觀瞻據實直陳月昳須貫伏乞電鑒施行

懇本府詳免米麥呈稿 時丁憂在籍

呈爲恭繹

上諭定蠲之款目詳閱部覆准免之年分懇賜電詳濟

憲具 題分別以慰輿情事伏讀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上諭內開再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

漕蘆課米麥豆𥝩稅槩與蠲免自此民免催徵官無叅

罰欽此欽遵滂被窮簷一日紓十年之困歡騰蔀屋四

知喧

爲歲之聲固巳德並乾坤光垂史冊矣惟是鄉鄰對懇甚

望恩無已見

上諭有蠲米二字即麦攙漕項均免隨經各縣具詳禀

天臺轉詳各憲率各憲以

上諭內無漕項字樣部覆不准蠲免通行在案是各憲為民請蠲之心已盡而漕項不蠲亦各憲之所無可加何也卑敢再為煩瀆以取罪戾但念

上諭之所未開者自難徇望恩之衆而衆議蠲除而

上諭之所已開者似可遵一定之款而即加寬免葢

上諭未開者漕項而開明者米麥荳也固不可以蠲米

麥而謂漕項之並蠲亦未便以漕項不蠲而謂米麥之不免查漕項原非一端如漕糧如白糧如輕賚如經費如灰石如蓆船水脚如水手銀米如折色米麥如各倉小麥如揚倉協米如南省軍糧俱於漕項內編徵非米麥之可以盡漕項而漕項原非止於米麥故

上諭未開蠲漕字樣以見漕項之不能盡蠲而

上諭開明蠲免米麥蓋以見米麥之有可並免耳如

康熙十三年蘇松常鎮淮揚六府屬除漕白二糧輕賚經費銀兩併淮安等倉不蠲外遵奉

上諭應蠲免一半銀一百三十四萬七百四十餘兩零
米荳三萬七千八百石零是不蠲漕項而未嘗不蠲米
荳也又如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內欽奉
上諭止免江蘇所屬二十七年地丁各項錢糧而武進
縣二十七年漕項易知由單開載蠲免起存米三千一
百餘石是不蠲漕項併米荳
上諭蠲米而米亦未嘗不蠲也况今二十八年
上諭內蠲免米麥荳開列甚明倘以米麥為漕項而與
漕項一律不蠲則

上諭所蠲之米麥豈似歲竟無欵項似屬莫難奉行夫
聖明廣鑒已於格外施 浩蕩之仁而遵奉豁除非於
詔諭有違悖之罪竊謂二十七年蠲米已入由单或於
欽奉
上諭後更有應蠲之米以及二十七年應蠲之麥似當
免徵而二十六年以前民欠內有應蠲米麥與
上諭相符者似當扣算一體蠲除若漕項不蠲所以遵
上諭之無蠲漕字樣而米麥可蠲所以遵
上諭之蠲免米麥甚也但各憲更有不能不鰓鰓過慮

者誠恐

上諭止蠲積年民欠而二十七年未入奏銷不在二百二十餘萬帶徵之內耳查本年四月即抄戶部議覆安撫慕一疏爲勘明縣邑夏災分數等事內開該臣等議得安撫江疏稱靈璧縣康熙二十七年夏被災傷前經撫臣將被災分數應蠲錢糧造册具　題部覆以夏秋災傷止蠲田畝錢糧不免丁銀行令將地畝錢糧另造清册具　題但積年民欠荷蒙

皇恩槩與蠲除仰懇將丁田銀兩併與蠲免等因具

題前來查積年民欠丁地銀兩已奉

上諭槩與蠲除應無庸議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夫安徽所屬二十七年部駁不免之

丁銀即係二十七年現徵之銀兩今安撫憲已援二十

八年蠲免積年民欠之

上諭而部覆且准蠲奉有

俞旨矣則江蘇所屬二十七年未完之項似仍在蠲免

民欠之中而未可以未入奏銷不得援二十八年之

上諭而蠲免也竊思民力已竭

帝德難忘免一粒則受一粒之賜免一年則蒙一年之
惠伏乞天臺賜詳漕憲宣
聖主已沛之恩膏遵
聖主不刊之綸綍懇查漕項不蠲而米麥實有定蠲之
字樣二十七年應蠲而妄稱已有准蠲之部覆具
題請
有或吞則　內部分別蠲徵曉諭里甲則
皇仁無弗下究爭戴　舜日堯天而民隱無弗上聞欣
頌召棠郇雨矣某草土罪人芻荛微悃敬體　愛民如

子之心不辭呼籲俯抱非分言事之懼深切悚惶伏候

電詳可勝顒仰須至呈者

爲推收事具呈　郡侯

呈爲推收務期盡善利弊不憚詳陳仰祈飭縣查議立賜清釐以垂久遠事五年必舉推收所以便民間之輸納而推收必用細號所以除業戶之包賠然推收有推收之費又有推收之弊去弊則雖費而不敢惜於下弊存則徒費而反有害於民管窺所見畧有四弊謹體天憲痌瘝紀施仁之意不揣痌切直陳但所言或破欺朦之故習或發占奪之奸謀或窮隱蔽之根株或掃詭藏之窟穴既言人之所不欲言亦言人之所不敢言冒昧

爲胥怨怒交集非職愚戇不能從地方起見而言之非
天威斷不能爲地方主持而行之伏乞 天臺憐恤民
艱洞悉宿弊俯賜電照迅飭本縣傳知紳士耆民里正
齊集城隍廟逐款會議不拘成例不徇私情爲萬民請
命爲岡邑除殃職雖任怨受罪亦何敢辭所有四條詳
列於左

一曰推田之弊不可不除也查推收必用細號所以清
田漕賦法誠至善而弊不盡除則害不盡去蓋冒正
冒推里書登收有推乃有收故收之弊少而推之弊

多畝正有推出之田有存畝之田推出者恣其飛洒斯存畝者任其侵領故欲清存畝之弊當先清推出之弊推出有一號全推一戶之田有一號分推數戶之田全推者一目了然而分推者四散無紀故欲清推出之弊當先核分推之弊康熙三十三年推田細號業惟以十三區為序每區又分上下角每角又分五則此在分條核算不得不然但欲核全推一戶之田尚不易斜若核分推數戶之田實無可查故畝正高下其手田本少而推多者有之則本輕而推重者

有之甚而捏造假號者亦有之及至交册則除去推出之數抑作存畝之數惟以存畝之數湊合通畝之數推出既有虛浮存畝便可暗減田本多而改少者有之則本重而改輕者有之甚而漏號不造者亦有之畝正享侵肥之利小民受賠累之苦即曰核對亦不過以此畝之所推對各畝之所收其有推無收推多收少者可對也若田本少而推多則本輕而推重者亦能對乎其推存總數不符通畝全數者可對也至推出之虛浮存畝之暗減畝正之侵肥小民之賠

累亦能對乎況打點一到雖確有指摘之處亦互相容隱其無可稽察之處又誰不朦朧此三十三年推收之法所以未盡善而推收之弊所以未盡除也今不設法以綜核之雖用細號與無號同弊安得去賦安得清本縣曾催先造順號册又以前届原有舊存停止重造愛民省費萬姓感恩竊以爲抄謄三十三年之數則順號册不必有而查核三十八年之數則順號册不可無預造於推田未定之前則順號册殊屬虛文合造於推田既定之後則順號册方爲實用

況懲弊於既弊者徒開煩擾之端禁弊於未弊者自
錫威嚴之下以職愚見似應合圖正於推田細號冊
前照本圖丈量總數開列五則田畝各若干如有四
則叢雜併役田亦開列各若干次即依號順挨各註
明某則田若干或收入某區某圖或收入本圖某甲
如六號分入數戶者逐戶註明務合原數不得絲毫
多寡其冊式兩半頁只可共容十號疎行寬空以便
註寫每十號一結共推出某則田若干共存圖某則
田若干冊後仍總結通圖共推出某則田各若干共

存首某則田各若干亦務合原總不得絲毫多寡此猶書丈之有目次錢糧之有總數也至推田細號册內亦須將存首田細號挨次順開附於册後結明共存首某則田各若干然後以順號册內推出存首之田與細號册相對果否相同再以細號册內推出各區及存本首之總與順號册相對果否相合如此則彼此無所影射出入難以增減或有外棼挨册可知蓋細號册主分順號册主合分則推出各區之細數自明合則通首原丈之號數可考仍恐首正辦丈不

照原丈弓為增減掩飾弊端查康熙三年丈量册併三十三年造投本縣順號册俱現存各糧戶自可吊查如爰賄欺隱詭稱遺失即係捏造作奬務必嚴行究追不容沉隱如此則一經磨對情弊立見雖有奸僞亦何所施所慮者多一册即多一費似屬未便或致嘵嘵耳然細號推收因以滑釐詭弊而原未免於糧戶傷財但省無益之册則足以便民而省有用之册則適以叢弊今詳費俱不能省而獨省此費恐諸費俱歸無用而諸弊總不能除雖逼編細號推收亦

無益也致祈飭縣查議應否刪造以憑稽核伏候鈞
裁
一曰硬掛之弊不可不除也推收之法必令業戶自覓
圖甲欵田其圖內田不及額者不得不將別圖溢額
之田均入補足乃有豪猾之戶不覓圖甲斯遞經承
無數之時硬掛圖內或數十畝或百餘畝謂之懸掛
及將圖內原存之田推至甚難圖分使窮民飲恨控
告無及旅祈飭縣查議應否禁革以免欺占伏候憲
裁

一圖假迎春之弊不可不除也均田原以均役而均田
於不役之圖則不役者享其利而代役者受其勞武
邑除在城七廂外凡爲鄉三十五而迎春鄉居其一
武邑共四百五十八圖而迎春鄉之圖居其九迎春
鄉在縣東南九十里四面皆太湖所謂馬跡山是也
其田隸於太平區廿七都分爲九圖丈量字號一圖
險二圖是三圖數四圖資五圖殳六圖事七圖君八
圖曰九圖嚴歷歷可稽也離城窵遠過湖艱難一應
辦糧當差俱以遠鄉量從寬恤但康熙三十三年推

收凡鄉啚具以折平田三千三百一十八畝零爲率

九啚共應減折平田二萬九千八百六十畝零查迎

春鄉實在共平田五千八百四十畝零沙田二百二

十八畝零高低田五百五十畝七分零極高低田七

百一十二畝三分零山蕩埓一萬四千六百八十八

畝零即以畝數計之僅二萬二千畝零耳若以折平

計之不過九千餘畝載於兩啚七百畝而足矣祇緣

均田之際啚有定額不得不將外啚之田均入二萬

餘畝以足九啚之數而九啚總曰迎春遂鄉可以遞

役出費而分者每畝得價三四百金不等民田一入迎潦官法即有難加惟上年開河道縣案未及免其餘從不當差比糧則曰此遠鄉也派差則曰此遠鄉也田在附郭而名曰遠鄉矣人因城居而亦曰遠鄉矣糧不完則誤官府之考成差不當則貽小民之苦累與迎潦而邀寬政猶曰應爾假迎潦而圖規免亦獨何哉里甲知而不敢言鄉士知而不便言因循已非一日怨讟亦非一人竊思

憲法森嚴無奸不發無弊不剔又豈詳矣售道戶不容復立矣顧又豈所

倖免者差耳而此六圖有奇者公然不役於迎春其
去又圖也幾何且僧道所與免者六七千畝耳而此
不役於迎春者公然兩倍於僧道其不爲僧道所綸
笑者幾何故職不得不冒觸嫌怨直瀆憲聰但積習
相沿偷安已久若不均入外圖之田則恐藉口於均
田之舉同今或將九圖本字號田畝併爲三圖挨出
六圖盡裝外圖各字號田畝仍照各圖地面支應總
甲或將本圖本字號田畝併爲幾甲挨出幾甲盡裝
外圖各字號田畝不得彼此混淆希圖影射或合此

別有處置尤堅　神明之獨斷恭請出二萬餘畝不役之田即可免二萬餘畝代役之苦致祈飭縣查議應否分別以杜混冒伏候憲裁

一曰貼叉圖之弊不可不除也武邑四百五十八圖分隸於十三區除在城七廂外其城外者又分隸於三十五鄉八十二都畫疆分界悉有定址且鄉各有名如定安東鄉定安西鄉之屬是也從前詭立於四百五十八圖之外者並無地面另立圖分謂之叉圖今日參錯於四百五十八圖之中者亂提圖分仍無地

面謝之將又畫此處之畝提入彼處則此處地上有畝而冊上無畝彼處冊上有畝而地上無畝冊上無畝則無經管之人地上無畝則無承管之地變

朝廷之版圖與地方之憂患甚可慮也究其彼此紛紜而莫可窮詰者則以各鄉俱有名目而今槩削之止曰幾都幾畝故任其東西南北而亦不知所從來耳今蒙本縣出示不許來倉論分提入西倉西倉論分提入東倉使此有虛設之畝而無實在之地彼有現在之地而無該受之畝誠爲洞燭前獘然數月以來

絕無歸正即以大寧區言之其提入別區者無不共
見共聞何尚至今容隱也所以然者提出之畝利於
規避而不肯返舊隣近之畝貪其包攬而不欲歸還
無事則共爲因循有事則互相推諉經界由此日淆
地方由此不靖竊謂畝而原有一定不獨東倉西倉
不可妄提而彼區此區亦不容擅動今應令各區經
承於此簿都畝上註明某鄉如一都二都之在東倉
者註明定安東鄉一都定安西鄉二都共一都二都
之在西倉者註明懷德北鄉一都二都即今推收之

際各啚正不許包攬提出之啚其造交各册註明某
區兆鄉幾都幾啚倶不得仍前止寫都啚以致朦混
如客隱不報後經發覺一併究治庶疆界可複地方
可安故祈飭縣查議應否改正以濟紊亂伏候
憲裁
以上四條倶係推收實弊知而不言職之罪也言而必
行非職之事也伏乞 天臺勅批本縣逐條勘議是
否可行詳覆候奪謹抄呈一本粘式一紙不勝悚息
待命之至

又為推收事呈　縣

呈為懇避成命立究權書以遵

朝廷以質神明事武進通縣四百五十八啚分隸十三區二十六所各有字號各有地面歷歷可考乃有十四啚紊亂舊章營私易置地有啚而冊無啚則無該管之人冊有啚而地無啚則無應管之地相沿已久積弊實深幸荷天臺徹因變民與除明決俯從僉議悉復版啚大張曉示懽騰遐邇詎意權書陳允迪一手擬定多方延捺自上年至今一年有餘既不歸還本區又不給付

各書辦口推收未定希圖朦朧照舊但地畝必待推收以爲出入圖分不候推收而可更正即十四圖從前任意紛更豈盡在推收之日况今推收業將告竣十四圖造册交房允廸逾限受賄嘱竟不遵論駁查應歸區所且稱掛榜將十四圖亦照現在區角是天臺之集衆公議明神亦可昭格允廸獨敢抗違若聽其朦混於一時萬不能改正於異日伏乞天臺立提陳允廸嚴究情弊飭押刻將十四圖照例寫付請篆批給大寧向宜各區書遵照收入原區角經管該地畝一應事宜併於推收榜

叓內叓正明白版嵌得正闆縣感恩爲此上呈

又爲推收事呈　縣

呈爲推數撥賍蔑法欺神虐民叩天提究歸正以尊
朝廷以質神人事武進道縣四百五十八啚分隸十三
區二十六所各有字號各有地面歷歷可考乃有十四
啚紊亂作詐彼此易置以此區之啚而提入彼區則地
上之啚無經管之人以無啚之區而捏造有啚判册上
之啚無該管之地諸事廢而莫與問小民怒而不敢言
幸遇天臺實心敷政洞燭奸弊傳集紳士里民齊赴城
隍廟俯採公議悉發版啚大張曉諭合邑見聞豈意權

嶽陳允廸一手操定百計遷延職以此事未有定局不免抱愧於心前月二十四日遵報起程日期併具敬陳廣宜從衙等事開列十四款並祭蒙天臺鈞批該房查照原議歸正捧誦之下不勝額手乃候至三十日確訪始悉行總書又止歸正十二啚其大寧區上所應收豐南鄉二十六都五啚仍留數上大寧區上所又應收大寧鄉三十都二啚仍留南上受賄舞文朦朧隱匿竊思十四啚同為擾亂之啚同是應歸之啚歸則應與歸不歸則應與不歸今十二啚歸而兩啚不歸豈十二啚固

爲王土而兩崗獨非王臣何以服十二崗之心何以箝
百萬衆之口職若知而不言是與陳允廸同婪贜蔑法
也是與陳允廸同欺神虐民也伏乞天臺立提陳允廸
併吊原呈當庭查訊如兩崗不應歸職願受欺罔之責
如兩崗應歸而不歸陳允廸難辭蠧弊之誅謹解婪待
命祈天臺擦實申報前職以稱進赴
謁之罪感且不朽爲此激切上呈

爲推收事 元 裴從實

呈罷僧紀陖

呈爲罷僧茂法婪贓借　君虐民叩天嚴賜詳憲斬惡安民事武邑額設四百五十八僧道遂

聖主均田均役貧弱得生豈料僧道不畏　王章不服

王化詭立又尚避差累民已非一日前年里民具呈奉

憲查革又蒙撫憲朱藩憲張批行本府于轉行本縣前任王將僧道田地務與民田編入版圖一體當差不得私掛尚尾又滋弊端勒石永禁在案今僧道乘推收之際釀貲斜黨百計鑽營幸蒙天臺恪遵憲禁洞燭奸謀

出示曉諭僧道田地不許私掛寺尾總歸四百五十八
寺之內聽其自覓當甲歸入與民一體當差煌煌令甲
誰敢抗違乃有馬跡山神駿寺僧紀蔭以
皇上南巡曾經召見恐恃 天寵招搖無忌潛住弘濟
庵內勾通庵僧天與婪賍承管包准包提另立僧道戶
名不入民間寺分職偶風聞昨十五日面詢紀蔭而紀
蔭鋪張聲勢開口便稱會過督撫來年即要面
聖又稱見過本府拜過本縣其承管僧道事情公然承
認覷為應得有僧嘉禎目擊可証竊思紀蔭以山寺一

僧受知格外即當潛修山內不負

皇恩乃敢倚非分之殊榮造無窮之大孽包攬詞訟則

悖均田之

聖旨把持官府則翻勒石之憲行今日巳見神道此後

定施仗佃兇陵百萬生靈終必盡遭荼毒伏乞天臺主

持民命振肅　王綱立令紀陰到案嚴訊眞情通詳各

憲迅賜具　題依律究擬以除邪惡以救生民上呈

爲徵糧事具呈　邑侯

呈爲遵諭敬陳末議恭候電裁事竊與趙棟趙焯趙焜俱係一甲花戶本年大糧濟白俱已全完歷年並無絲粒拖欠恭遇天臺下車之初仰承淸問下民之旨謂錢糧之孔急必輸納之及時咨訪規條何以利盡興而弊盡去斟酌美善務俾不病國而不厲民竊思本縣錢糧雖多頑戶抗欠者少即有未完亦非無故或由於拮据之無措或由於積累之難清或由於欺隱之相朦或由於使費之漸耗或由於催頭之久擱或由於分數之偶

虧或由於完欠多寡之未分或由於科則增減之無定謹依小人聞見略獻下里芻蕘開列入條繕呈一冊不揣冒昧伏祈鑒覽施行

計粘條陳錢糧事宜一本

一曰滾單之完數宜登記也單內前列欠數後必開明完數以備稽查今並無完數恐投單易於影射且下限不知前限完數或有以少作多及隱擱之弊似當於各戶欠數之後開明某月某日完銀若干於投單時驗串對同方滾別戶則完既有憑欠亦可核

一曰原數之多寡宜通查也錢糧既十分全放而各戶完欠不同有完至八九分者有完止五六分者甚有十分未完者但田多者雖完八九分而欠數尚不少田少者雖十分未完而欠數總不多假如百畝之田而欠二兩則已完八分十畝之田而欠一兩則未完十分以二兩與一兩較則二兩為欠多以已完八分與未完十分較則十分為欠多今夠兩恩減定完四錢若不論原數而止論欠數則欠十分者完及四錢雖止完四分而已在免責之例完八分者再完五錢

雖完及八分半而仍在當責之條矣又如百畝之田
而欠一兩則已完九分十畝之田而欠一兩則未完
十分以一兩與一兩較則欠數相同以已完九分與
未完十分較則分數迥別今分兩恩減定完四錢若
不論完數而止論欠數則欠十分者完及四錢雖僅
欠六分而已在免責之例完九分者再完二三錢雖
欠不及一分而仍在當責之條矣所以納戶多分花
戶以避田多之累職此故也今似應查出完及八九
分者覈其比較或限年內全完其餘俱扣與完過若

干分數塡明未完若干分數查其所欠分數少而完
倘不及數者量施寬責則完欠分數既明完者感而
爭先欠者雖懲無怨矣
一日徵比之緩急宜斟酌也本縣錢糧數多原不能於
歲內全完卽照奏銷限期亦可寬至來年四月況今
歲兩番交代未免曠悞稽延寬之於前而責之一時
益實難矣每限每兩恩減定完四錢固所應爾然以
三年錢糧積至今日欠愈多則完愈難完不及數不
免於責姑存欲完之銀以作偱杖之費比比是也論

者曰嚴比何不能完究比更何所濟分數多何不足解分數少必悞正供但民力止有此數務限分數少則完者易而使費供入於錢糧分數多則完者難而錢糧俱耗於使費今糧房貼寫以及正副催差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者孰非欠戶養之而誰養之也究竟比數雖多而完數實少徒有費於猾胥終無補於國計似當每兩完足三錢即准另收此數不完定行嚴比就一兩言之則不過三錢合十兩言之則已完三兩大約寬期於來年三月全完民可不至於苦累官

亦無挾者咸然比數從寬則里甲蒙恩錢糧不欠而
糧房催差俱無所利必有爲異說以陰撓者是在神
君察微而獨斷之耳
一曰滾單之壅滯宜流通也滾單必以欠多之戶爲催
首而欠多者非必盡分數之多也大槩以田數多而
致欠數多耳故有已完六七分而裒然作首有全欠
十分而仍然殿後者但催頭欠數旣多則完數自難
催頭完不及數不得再滾則次戶可以倖免而錢糧
何以得完今似當以催頭不完者或原差押完或另

行帶比其滾串即改交欠應各戶俱完無阻滯不滾之患再每限每兩若能完至三錢即准另改其限內完不及三錢者總須串出自應加數多完示罰庶須戶無兩限完一限之弊而催頭恐致限外加完則限內爭完及數矣

一曰戶數之多寡宜分別也各圖內有全甲止二戶或兩戶者有二甲四五戶以至十餘戶不等者今每甲一串加過五戶即另搭一串蓋至普也但通縣六日一限週而復始則此五戶者不過每月二戶輸比耳

共全甲一戶則限限應比一甲兩戶則半月一比若

與戶多者一例定數則發完於一月者此完於一限

二限彼雖兩月尚未全完者此不及半月一月即已

全完所以納戶多分花戶以避接比之累職此故也

似應查單內止一戶兩戶者再照分數不在四五戶

分兩應完若干之例則完納者不苦偏枯而戶少者

不至花分矣

一曰滾催之頁法宜查後也本縣四百五十八啚共四

千五百八十甲滾單分甲一張應有四千五百八十

張甲內花戶多則滾單亦多即以一萬張為率每月一給則十個月亦須十萬張其目有所難周斯弊從此百出本年二月內前任特設滾催簿每戶先開列折平若干該銀若干人丁若干該銀若干丁田共徵銀若干分月應完銀若干次橫排十個月每月下註明某月某日票完若干某月某日票完若干欠若干每甲一簿戶多者四五戶一簿納戶一目瞭然完欠俱為有據良法不永深為痛惜今康熙三十七年已經撤單無庸置議惟當務記完數以備稽查其康熙

三十八年錢糧似當查照簿式預飭核造以便開徵給發更將折平與人丁二項徹徵科則刊列於前以補前任之未備庶人人執簿能曉諸弊自可漸除

一曰徵比之簿不可屢換也一人之耳目有限衆胥之朦混無窮往往放幾分則換幾分之簿先欠多寡悉意改移無從究詰莫若一簿立比到底總不更換結弊完欠俱著宜懸不用浮簽則使倆難施稽察不勞

一曰各甲各戶之數不可不詳核也從來懸擱之弊不除則錢糧必至於虧缺前任上年雖設滾單而懸擱

參有蓋縣內衙止以甲總合爲總而不暇以花戶應徵細數合花戶應完總數又不暇以各戶應完總數合通甲應徵總數且併不暇以各單之數對比簿之數故其塡單減去銀數總撒不符者有之減此加彼那移湊合者有之及給單時即收去多加之數泯然無迹或偶不及收致被控稟則稱筆下之誤或謄貼寫之誤參加者雖有改正而減少者已不可問若設立滚簿既載丁田數目又立額徵科則給與各戶衆目難掩似可無虞前弊但恐以虛號作完數耳此不

清釐安得無中飽此欲清釐蠹實有難言是所望於
天憲明以察之嚴以御之矣臣上八條擬草野之見
開抒蠡管之窺測可否採擇伏候鑒裁

民欠漕項求減呈　縣

呈為前任之那雜不盡地丁民欠之漕項似可並減懇

恩詳憲酌抵力賜回天大沛

皇仁急極竊照錢糧起解雖有地丁漕項之分民間輸納原無地丁漕項之別地丁先行奏銷則那漕項以解地丁率過　恩蠲則完者總歸地丁欠者總歸漕項相沿已久然欠既在民即完抵漕項亦無所辭若民既完納而官有那移則完納之中原有漕項那移之內豈盡地丁是祭追自可補漕項而漕項未可滿歸民

欠也康熙三十六年漕項奉部議不准併銷現欵驗徵將民欠銀二十萬三千五百兩二錢零內除免地丁民欠銀一百四十二兩八錢零仍徵漕項欠欵銀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四錢零計算每兩止免銀一分五毫零應徵漕項銀九錢八分九釐四毫零免少徵多愚民豁惑且康熙三十四年漕項欠欵不過地丁十分之四三十五年漕項欠欵僅屬地丁十分之三獨三十六年漕項欠欵竟居地丁十分之九　上有屯膏之慮下有向隅之悲更以奏銷在即勒限全完鞭扑雖施輸將不逺

伏查前任那移銀一萬九百十兩原係民間已經完納
之銀與拖欠在民者不同前任以漕項奏銷期緩故那
此墊彼今雖另案參追而那去之銀未分漕項所以漕
項之數盡爲民欠但民間輸納每兩內原有漕項二錢
七分祇以前任那移未經起解而現在參追自可抵補
若責令民間已完再完無論當此青黃不接萬難勉措
且以前任追補之銀不作民欠漕項之數使
聖澤未沾窮民嗷嗷似非所以宣德意而恤窮愚也伏乞
天臺軫念民艱飭查前任那墊一萬九百十兩內實有

民間已完漕項銀約三千兩賜許各懲照數扣出於前

作另案祭追完日補解其餘民欠漕項驗派追徵則拯

補不虧原額而㷀㷀皆沐洪恩矣

爲錄遺事呈　府

呈爲

聖主興才方廣錄遺舊例可循籲懇詳憲查例通考以

體新綸以光大典事竊惟士子攻苦寒窗三年思奮國

家搜羅碩俊亦得舉收況當

聖主求才甚殷外既不惜一加而再加兼惟文宗採士毅

中試不憚寬取而暮取茲者闈期已迫資孤盡欲先登

亦有正試武遺摩厲俟期後效昨捧讀學院憲檄據提

調布政詳明號舍數目遂以錄遺之典專爲起復遺歸

未得與試之人舉行非為已經考過及初學觀場而設嚴飭各學起送遺才不得濫送等因在各學遵奉懸行自難踰越而諸生忽聞新例殊切憂惶職目擊心驚不得不冒昧陳情仰祈天臺賜詳轉請伏惟錄遺舊例原為一日之短長未定更念三年之辛苦堪憐故正取之外有正遺才有散遺才臨場數日前又有大收除青社對讀外不論曾否考過是否新生皆得與考無非旁求博採不致遺賢之意查江南歷科中式者正取與遺才往往各半雖臨場大收入闈者每科必中式數人即以

近科武進縣學中式舉人言之癸酉科共五人內吳其高由三等考遺才中式周定範鄭獻俱由新生考遺才中式丙子科止一人陸祖望由新生考遺才中式是錄遺舊例歷歷可稽矣查康熙三十年禮部議覆前督院傅條奏江南人文最盛已經奉旨添取生員應如該督所題嗣後每取舉人一名應試生員准其一百名奉旨依議通行在案又查庚午科前學院高否准部覆遺才原在正科舉之外是令科江南中式舉人九十三內

正科舉原有定数而遺才又在此外部議部咨昭然可據即以上科府學與武進縣學科舉數言之丙子科前院正取錄遺太收府學共一百九十八名縣學共一百八十三名今巳卯科學院正取及三等前併新生首作科舉府學共二百二十三名縣學共九十一名而康熙三十六年

恩詔大省加中額十名則本年科舉應更多於上科即照上科計算府學尚少七十五名縣學尚少九十一名若專取起復遠歸之人每學不過十数人即盡取亦不

定數若竟聽其缺少則中額已增而又增科槩反減而又減人才可惜矣

恩綸之謂何難提調以號舍有限爲辭然上科何以不厭其多今科何以必欲其少豈今科貢院之地頓改於上科必不然矣再查錄遺雖由各學造送而散遺才則不過臨時報名若場前大收則諸生有志者得求考決科舉功名之際理勢難禁是諸生之雲集喧閙亦恐非各學不行造送所能阻而抑之又憑栅內閙不許將荒謬不通之人狗情濫送誠爲遴選得人至計但舊例除

青社皆得送考若以科試平等而棠目以荒謬不通是平等與青社同例既非諸生所甘心亦豈教職所敢擅議或欲以諸生文理之優劣取決於教職一時之鑒別不由考試孰是妍媸徒開胥役掯勒之門難免荊山抱璞之泣他如貢監不由學送者其優通荒謬更將何以定之況上科督撫兩院臨場錄送不下千人今科循例諒所必至提調固不難申詳學院禁各學之多送豈併能申詳督撫禁兩院之錄送倘必嚴於此而寬於彼是又非學憲崇持月旦廣掄精裁之意矣且今科所行

即爲下科定例倘已經考過不許錄遺初新進生不容
應試擯之於前而未協乎之於後而非宜事閱久遠情
難緘默伏乞天臺俯軫多士觀光之志仰推
聖朝廣額之恩賜詳學憲電查錄遺舊例行學遵送遺
考則品隲惡文而去取總沾雨露栽培自上而銜結矢
戴雲天矣

本府推查隸子違例應考等事呈稱

呈為隸子違例作者叩天鞫明報院以遵　功令以維士風事學校乃進身之始廉恥為大節所關是以娼優隸卒不得與試煌煌　令甲中外欽承今有武進縣皂隸周大初應役多年通邑共知伊子朦朧冒考希玷宮墻上年生童義憤必圖擯斥職親子某隨衆公言周皂因囑廩生朱某衆人周某再三勸阻見不允從又囑本縣進士惲某致札懇寬內云縣役周太初之子求開一面之網議處議罰寬其進試等語職念一皂橫行而

閭鄉屏息此有幫皂隸之縉紳並無顧庠序之辱詐名教蒙羞儒林短氣隨覆書催官併刊告遍國與隸子周霖周志元月無

王法仍應文查賄囑保朱某保結進院職子當堂舉首衆屬齊聲攻訐院即斥逐併押發提詞驅轉行武進縣確查本縣又取鄰總甘結職以曾經刊書佈告不敢緘口欺官隨於前月二十二日以隸子違例等事面呈本縣懇祈供申報蒙本縣王父母面論云周霖周志元是周皂隸之子怎能瞞得但西北地方地常有這事等語隨收呈批查又被周皂沉擱至今並

米一訊職又詢地總屠希聲如何出結據希聲云縣裏押我結那周姓在小北門住的不是皂隸我並不曾結周太初不是皂隸今周霖周志元現與周太初同住在悶希廟後園地逼我出結是沒奈何的等語則周太初之爲縣皂即本縣亦不肯爲之諱而周霖周志元之爲縣皂周太初親子即地總亦不能爲之掩今蒙學院電燭混結轉申緣由復送天案查勘此正學政肅清之時闔郡瞻仰之日乃周皂役竄非一伊子周大業又應武童賄屬硬保安希不得於文可得於武且冀一得於武便

得於文其意必欲坫辱　發宫其勢必將流毒士類不思鬼伎易窮而犀燃畢照但就隣總扶同之結與縣詳據轉之詞雖天臺洞悉情形亦無從大施霹靂職由諸生起家素知行已有恥衆人非之而不顧惟願爲仲尼之徒一身任之而不辭敢謬呼將伯之助謹奔水案直瀝上陳伏乞天臺主持風教整飭綱維立提周霖周志元周太初周太業併原保之朱某與混結之層希聾及致書囑託之憚宦與職當堂而質明白一同解院親審定案庶狐鼠有立破之奸魍魅無復萌之術學校得以

增光而廉恥不至掃地矣爲此激切上奏

為派大樹呈　府

呈爲仰體愛民之政懇酌辦樹之規以竣大工以恤民隱事竊惟

朝廷大役原應辦自民間天地生材亦貴畱其不盡近因船工需樹蒙縣憲示令各該總里具報即行砍伐運至東西兩埠頭令青樹行頭估計時值具領給價又蒙縣憲示地總查報合式可用者如無樹指稱有樹有樹捏稱無樹均干法紀等因現在闔縣總里遵示查報但修造沙船每隻需樹必有其數今沙船四隻應用青樹

若干工房並未開明數目而捧讀縣臺示凡合式可用者盡行查報則闔縣可用之樹均在必報均在必伐似闔縣不留一二可用之樹矣查民間樹木有關係墳墓者有關係風水者若欲一概砍伐勢將雅有孑遺雖

朝廷工役為重豈暇復顧民間之墳墓風水但沙船不過四隻何至盡闔縣之大樹斬伐無存且使花封百里蔀屋萬家無一喬樹遮陰盡成禿枿低枝亦非所以表太平景象也況砍選之後未必全用於舟楫徒充小人之腹空歎伐木之章伏乞天臺勅行嚴諭本縣工房將

修造沙船四隻除靖江縣協修外估用合式青樹若干以需用青樹之數派合縣應役之圖須量丈尺圍圓責令總甲查報或兩圖而報一樹或幾圖而報一樹俱擇其合式者其報不得傷壞墳塋風水借端勒詐如本圖果無合式大樹即具結報勘仍於附近樹多圖內查報應出之樹其樹頭騐估亦不許增減需索總令應用之樹不至於缺額定數之外稍得其有餘則作楫作舟可擬大川之利涉勿剪勿伐永思蔽芾之甘棠矣

書啟類

爲推收事致　邑侯書

頃承淸問知芻蕘之詢對非不棄甚盛心也治弟雖至愚陋敢不竝抒鄙臆仰候虔裁至於聯票之說前任未行亦無岐誤盖圖正里書推收原有開單付與業戶而內衙淸查則有造册可憑况大尊嚴諭察覈則應否仍須請教大尊耳所有條荅謹列於左

一第二條內開着圖正按照上屆原丈宜則歸圖册先行抄錄呈送云云查上屆推收各圖正已將歸圖册

造報有厲今再行抄錄未免又多造冊之費可否合
上屆經承將原存歸畝冊送查伏候台澈
一第三條內開該畝田地多寡不均聽憑自相品搭推
收過戶毋許破裝別戶在甲亦不得此贏彼縮云云
查第五條內開田地有餘不足該管經承或浮至田少
之畝或提補田多之畝則是以品搭之責屬經承矣
而此條又欲聽憑自相品搭兩條似未畫一使其能
自相品搭則何有餘不足之有且惟其此贏彼縮故
有餘者須浮出不足者須提補倘一無贏縮則各甲

已均即各啚已均又何所行於經永乎前任惟以品
搭哉各啚故遷延三載而後竣今似當改而更張之
各甲固不得此羸彼縮但田多之啚各甲應照額收
用自不致羸亦不至縮若田少之啚各甲欲照額收
田固無可羸而不能不縮如坊廂是也或单指通啚
及額之田各甲須彼此適均則可耳伏候台裁
一第四條內開僧道又啚不許另立總歸四百五十八
啚之內聽其歸併云處毋許僧民混雜云云仰見爱
民剔弊之意但申命者固期於剔弊而舞文者實因

以藏奸蠧僧道圖已奉憲革乃計役燃灰改圖爲戶私掛圖尾夫僧道戶無異於僧道圖若掛圖尾則雖無四百五十八圖以外之名目而實未入四百五十八圖以內之版圖至於歸併二處則各僧道自擇圖甲將伊田歸併可也若必欲衆僧道歸併一處則民間各有圖分安能空出幾圖以裝此僧道盈千纍萬之田倘更於民圖之外而歸併此盈千纍萬僧道之田於二處非掛圖尾而何且僧民原無妨混雜也僧道所居之地原散處於民間何獨僧道應收之田便

不可與民混雜查勘碑內憑徵原云僧道田地務與民田編入版籍一體當差不得私掛籍尾則是禁其私掛籍尾而原不禁其僧民混雜矣僧道奸智覬覦已非一日詳老父母遵憲勒法必不爲其動搖似應

一將聽其歸併一處毋許僧民混雜二語改爲遂行自覓籍甲歸入與民一體當差毋得仍前自悮伏候台裁

一第八條內開凡業戶收出各籍里書務必驗明印契方始收籍云云查民間買賣推收必見業戶姓名果係更改業戶方行驗契收稅今文推收似應止將與

上届推收業戶姓名不同者驗契准收其業戶不改者無庸驗契以省煩擾蓋民間地畝原有先世遺傳並無文契者亦有年遠失契無可查驗者若必欲舉不分久近闔縣百餘萬號收局之地盡行驗契方收則業戶無契可驗者無從向里書收田而里書得以恣意勒措訪藉煩與難曰推收而仍不推不收矣似當出示明白無駭聽聞至於上届以後亦有受撥予業或將受產及原来同嶺與公產立戶者雖換業戶實非買賣無契可驗似當查明分別伏候台裁

為推收事再致　邑侯書

數日內鄉民正以支册一事大為擾攘接讀諭言極感老父母愛民如子不遑暇食之意至稟單所云雖亦娓娓然與鄉貳聰聽者敢爲剖折以候睿裁據云若即以三十三年舊册爲憑則恐訛以傳訛正墮奸役圖套故行取今屆順號丑則新册用以核對前册則情弊顯然但稽得楚等語夫順號册即丈量册截某號某田若干之册而非推收某號某田歸入某戶之册也造册所以多費者正恐册內或前後偶殊或絲毫誤落或總撒

不許一經駁查無庸打點則甫正新册現俱僱人抄謄
三十三年所投之册多番磨對尚恐新舊互異以至費
累即有弊端誰肯自行托出陷已死地乃謂可因此以
核對前弊此萬無之事也然弊端不可不清或介業戶
告發或容甫正自首則推收册內便可許與改正而何
必藉口核對重叠造册苦累小民况順號册即丈量册
其田畝數永永不易非可歲與月殊若因互異而欲加
駁詰則甫正必畏駁詰而愈爲扶同若任互異而不加
駁詰則未作弊於前而反作弊於今者將亦聽其彌之

乎且道縣四百五十八當冊籍浩繁即云核對而老父每一人之目力雖每日對一冊期年猶未完也如假手他人則應駁詰者必多容隱而不應駁詰者必更吹求此又勢之所必然而理之所易見者矣衙門之內何事不容奸何人不滋弊即如錢糧完欠上關　國課下係考成猶且隱匿假飾如此而欲以核對道縣之弊望之於今日責之於此輩蓋亦難矣或曰神明所馭若輩自當革心奉法則就前冊以核對亦云足矣而必造新冊以核對此何說乎倘曰寬仁所格悟正不妨舍舊從新

則推收之後咎其是改可也而必欲推收之前預造新册此又何說乎又據云買賣变易業主互更必有前係張某而今係李某者有前係一號分推數戶而今總歸一戶者前係一田一主而今分售數主者若不另爲造变則業戶改更無從查核將來收除必多舛錯等語夫順號册可停者謂停止重造之順號册非停止必用之推收册也蓋推收已定則昔張今李者有之昔分今合者有之昔合今分者有之遂一一開造斷不可少至於目前抄謄三十三年之順號册問果有昔張今李者乎問

果有昔分今合昔合今分者乎如必欲有之則昔張今李業戶之姓名已換無所更用推收矣昔分而今合昔合而今分田畝之出入已明無所更用推收矣況鈞票明開先造順號冊再造推出收入冊是已分爲兩冊矣安得謂停止順號冊併不用推收冊乎又安得以推收冊之式混入順號冊內以爲必須重造欺誑耳目乎至於當堂造冊則需索苛派之弊自絕等語此大不然夫造冊可在當堂而核對亦能在當堂否既假手以核對即假手以索派孰能禁之此固難逃厈照無俟贅詞者

也若里民白玉等所云再行細號收除必取順號細冊爲據等語則白玉固與此輩表裏者也即其言亦未嘗指明另造順號冊也豈漸冊爲順號而舊冊獨非順號乎總之此人身任大事原有大欲前蒙薄懲叓挾大佹假公濟私何所不至此人不去則推收一役不獨貽殃閭邑必至重損貲聲叓有請者前言雖已舌敝而此輩利口無線豈筆墨所能預折必懇老父母嚴提三十三年經管推收各樣房將王任內順號冊併推收冊預行吊齊如有隱匿前冊者務必嚴行究追仍照前傳知紳

士民齊集城隍廟公肴酌議以杜奸尸以沛慈恩爲
姓幸甚

為推收事復　邑侯書稿

竊照推收舊例向正管推里書管收而書正里書散處四鄉業戶奔馳尋覓殊非旦夕可完差謬毫髮更多改正之擾且阻猾者或借此以留難推議者或因之而進誤故向來必設局公所使業戶查明號數田畝即向書正里書三面推收既無彼此之遙隔自無時日之稽延歷稱良法通邑皆知前蒙鈞示比冊又荷老父母軫念雨澤愆期恩准暫同仍令先將各冊收回據實開報歸入區書聽候另期查點此誠體恤民隱之至意但人情

寬則易弛業戶固異鄉城奔走不肯上緊收除啚正里書又互相觀望未能即行開報迨至一時查照仍無册可變自不得不責其怠玩而失誤之愆已無及矣惟設局推收則啚正里書聚於一處而業戶即推即收易於竣事茲承台教云云細思所言各啚里正何止數千者查徽縣四百五十八啚每啚啚正里書各一人共有九百十六人未嘗有數千以外也所言花戶何止數萬者查徽縣丈量共有一百四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號以業戶計之不啻數十萬戶但花戶原不同時入局往來原

無一定猶街市稠人雖多無碍也所言無此寬大公所立局者查向來俱在西廟設局前任孫點示條猶存若父母已經目擊未必向時寬大而今逼窄也所言裝粮守候縣費集怨者或曠日持久則誠有之若嚴立限期過期不許推收則業戶誰不齊赴恐後而何守候縣費之慮也至於所言不如循舊先令里書花戶就近收除者則更不解何意查里書收除乃數十年前推收之舊例而非用丈田細號推收之舊例也前惟止用里書收除所以田畝不清致多賠累今既用丈田細號則推

田之責在圖正矣里書只管收田可也而并責之除田可乎里書旣兼收除便可並圖正於不用所云丈田細號從奚用乎前呈已駁詰其端矣今果有爲此言者此必欲脫圖正之役陰壞良法而不顧叢弊耳但非用丈用細號則賠累難除非定限入局竣事則遲誤難免或念時方亢旱稍寬入局之期是在老父母施仁格外倘日設局不便而僅責里書收除其爲公爲私豈能逃神君之洞鑒乎伏思事關闔邑何敢以臆見阻羣論祈老父母定期傳集紳士里民諮詢裁奪則紛紜不難立決

而良法可垂久遠矣治弟愚拙性成深愧胥昧即希慈

宥無任主臣

爲細號册役　邑侯書

查啚正推田稜亦原造有細號册前巳呈覽其細號册先分五則則分各區區分各角角分各啚啚分各戸戸結田總今又於順號册前先造各戸田畝總數雖日提綱實不過抄謄細號册內總數徒費紙筆殊屬無益茲各戸田總可查於細號册內而順號册所重不在是也脈云前加數頁無可議者亦以不敢盡爲変更耳再荷下詢敢不以贊對册前但造原丈各則總數其一一推出某區等云云兩頁似應去之而推出存啚各總數只結

於順號冊尾可也十號一結必分列推出一行存留一行庶可核冊尾推出存留之總但十號總結推出存留下不必刻定平步等項以十號之內未必詳則俱備有則寫之無則不必乃不空占行內地步也順號已完必須總結推出某則共若干存留某則共若干以對十號之結似稍繁順易而朦混爲難承老父母軫念大役不棄芻蕘故敢冒陳惟垂亮爲感

爲徵攤事復　邑侯書

適抱采薪杜門戢影不獲趨覲霽光者數月於茲矣深愧疎濶惟與汪涵承示云云細民無知殊爲詫絕但竊聞道路紛紛亦擬一陳左右念多言多戾嘶嚅者久既辱台教敢攄臆見以盡芻蕘夫漕項固在不敷以民欠一二兩而所見不過百分之一何欠解地丁如此之少而漕項如此之多也此在當時徵解必自有說而蚩蚩者以多寡懸殊有疑經承掌握任意增減者有疑前任虧空借名補償者雖老父母神明綜核不致滋弊然立法

者使民疑不如使民信使民疑而衆論戶曉之爲難不如使民信而發號施令之爲易今康熙三十四五六等年錢糧逃蠲不蠲者每年民欠共若干民欠內應免地丁未完共若干應徵漕項未完共若干每兩驗派漕項銀該若干何不嚴諭經承核算明確造冊具詳院司道候批允到日大張告示徧曉愚氓併將驗派銀數照例刊入該年滚單內則羣疑自息而輸納者可免於觀望拖欠者無辭於敲朴矣查三十四年內于公祖曾將各年赦前民欠驗徵漕項銀數明晰曉示闔邑咸頌似可

倣可行之老父母以為然歟否歟貴經承以為然歟否歟此則非愚昧之所敢知也抑聞萬姓嗸嗸又不獨二十六年以前之漕項也三十七年錢糧漕項正屆奏銷地丁亦將再叅徵比自不容緩然欠非一日而欠則完豈一日能完況兩年內經承之隱擱催差之需索正供盡耗於雜費至今日竊無可吮髓無可吸乃以僅存皮骨之窮民交還臺下不得已而鋪鋪中之犯能完糧乎又不得已而枷枷下之犯能完糧乎且今日而限完於次日數十兩而限完於兩三限使其能依日依限而完

也則何爲積欠至今乎聞亦有剜肉以免須臾者非出於賣田鬻屋即出於賣兒鬻女雖須愚自取孰敢曰不應而父母爲心必有所不忍竊以爲三十七年之舊欠每限每兩似應只定完二錢以十限計之不過三個月可望全完夫三個月全完未必致悞考成而所寬於民者多矣完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否則限期既緊分數又多真有手足莫措者鄭圖難繪老父母豈弗惻然傷之耶至於五十八年地丁每兩約該七錢有奇通縣合筭決無不完七八分之理而清項奏銷尚在明年則今

日追呼誠有可稍寬於三十八年者況用一緩二尤君子不盡民力之盛心乎撫字催科並行不悖上可爲國下可爲民非敢不知將務而漫爲塵飯塗羹以欺明哲也倘必垂剝疲民而曰急之倘恐不逮緩之更有何濟則從前積逋纍纍豈真刑措不用哉疾痛之呼必歸父母故敢因清問而併籲如此情出請命不知忌諱幸垂慈亮曷勝悚禱

附原覆惲宦書稿

前月廿二日承諭周皂事即備示小兒矣頃小兒以台札相商捧繹再四具悉老年翁委曲苦心且不肯以私情撓公論爲勝欽佩台諭周太初既充縣役而其子周霖用志元希玷 宮墻此事上關
聖教下繫世風吾輩不能言不敢言而庠廩能言之敢言之此亦禮失求野之意縱不獲望有成效若必力錮其口率率附和豈 國家設立科名隆養廩儀徒爲藏垢納汙地乎況目前祖皂者固多蠻甲執言者亦不少

何以周皂西廂朱年翁屢次苦口獨排解於小兒周皂
聯請周年翁鼓棹造說備諄諭於小兒即老年翁亦不
吝賜顧賜札諭存命於小兒觀周皂之多方詐託推諉
注意不過欲感化一人便可爲歷例諸公計耳但小兒
雖久困青衿不敢得罪名教倘畏感懼禍改心易面弟
亦安用此無義無命之不肖子哉周皂羽翼實繁眼見
斯文掃地今又重以兩先達之長城豈寒士微言所能
障狂瀾而支傾廈然堅守輸攻原自並行不悖雖理無
常卹局非一定而撫膺歎息存此空言或不負我

朝廷數十年養士之恩耳弟病卧畏羞不願與聞戶外
弟向聆面諭料難自諉韡賦茲小兒又叅奉嚴命不幾
有向歆之疑耶小兒惶恐不知所荅祗叩崇堦以謝夫
廷之漿弟惜夫一皂當權而冤裘惕息重爲若輩恥笑
故爲昧佈覆聊託寒蟬之一響乃若不如分量不合時
宜已知罪矣撩虎難免弟當任之無徒以小子爲的也
惣率希亮不宣

致業師朱老先生書

不侍　函丈者十五年於茲矣前附寸稟頌　世兄代候興居嗣移任長沙山川綢遝修問鉄如西望漭嗟不禁夢遶慈雲也　老夫子頤養東山優游嘯傲更有世兄南宮奪錦　膝下承歡此種樂事真非塵俗所可希冀幸甚　宮墻惟有遙覲　萬年而已某猥以庸才濫沐

聖恩自越之楚謬鎮岩疆因此地匪習相沿特頒

天語力犹加耗盡革私徵更賜有叙辯撫安之

御筆祇承

綸綍恪勉遵行雖德薄力微未能盡湔染而夙自刻苦

誓不以絲粟敢官邪耿耿寸衷不敢上負

聖明貽羞當世第迂濶已甚勤與時忤幾欲籲請乞骸

又未卜

天心何似逡巡展轉背且淵永　老夫子何以教之